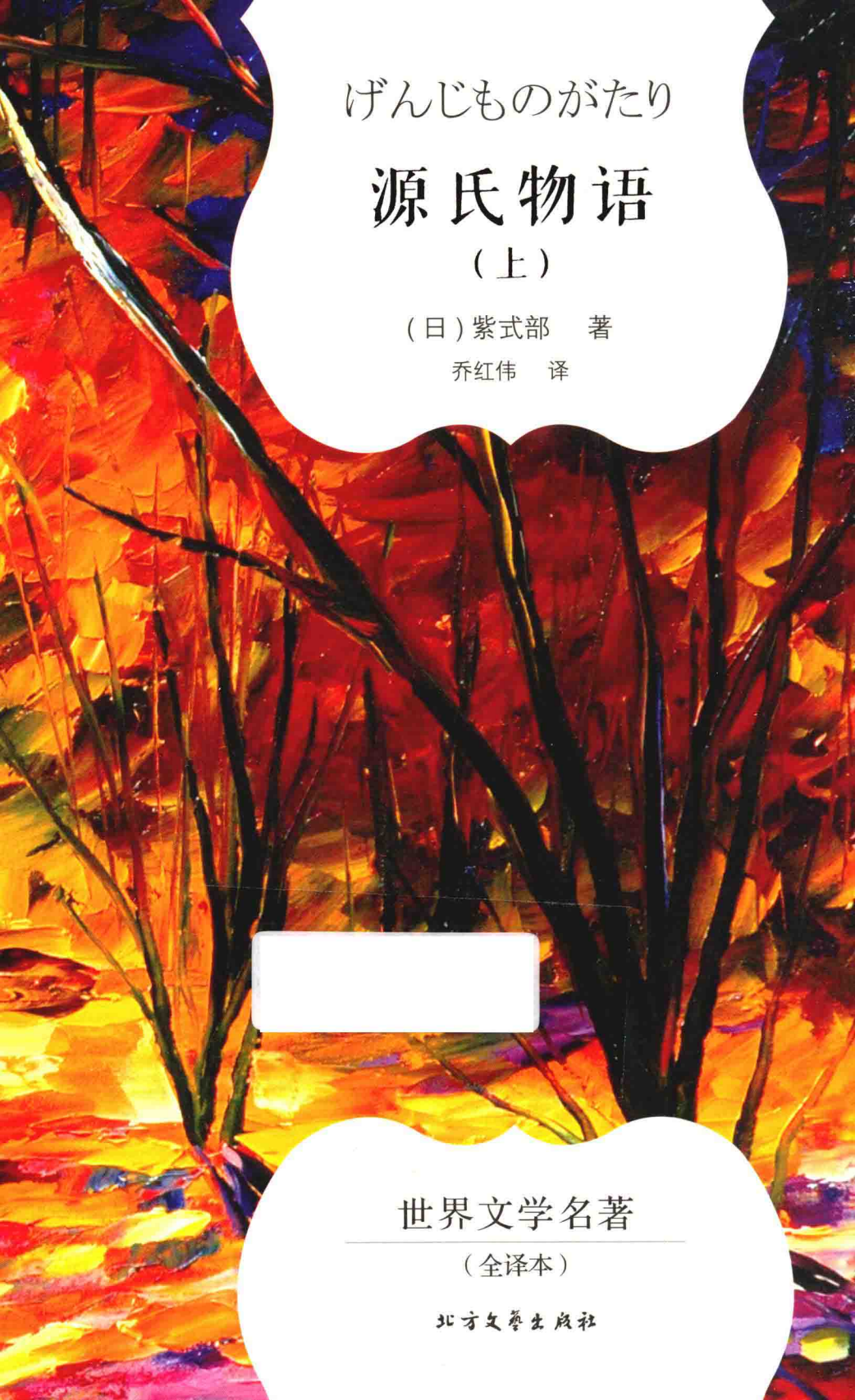




げんじものがたり

源氏物語

(上)

(日) 紫式部 著

乔红伟 译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北方文艺出版社



WORLD LITERATURE

源氏物語

(上)

げんじものがたり

(日) 紫式部 著

乔红伟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源氏物语 / (日) 紫式部著; 乔红伟译. -- 2版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317-3619-6

I. ①源… II. ①紫… ②乔…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中世纪 IV. ①I31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99909号

源氏物语

げんじものがたり

作 者 / (日) 紫式部
译 者 / 乔红伟
责任编辑 / 卢红岭 孙东博
封面设计 / 袁 洁 班 婕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48
字 数 / 811千字
版 次 /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78.00元 (上下册)
书 号 / ISBN 978-7-5317-3619-6

目 录

(上)

第 一 回	桐 壶	1
第 二 回	帚 木	13
第 三 回	空 蝉	34
第 四 回	夕 颜	40
第 五 回	紫 姬	60
第 六 回	末摘花	79
第 七 回	红叶贺	93
第 八 回	花 宴	105
第 九 回	葵 姬	110
第 十 回	杨 桐	130
第十一回	花散里	151
第十二回	须 磨	153
第十三回	明 石	171
第十四回	航 标	187
第十五回	蓬 生	200
第十六回	关 屋	209
第十七回	赛 画	211
第十八回	松 风	219
第十九回	薄 云	228
第二十回	朝 颜	239

第二十一回	少女	247
第二十二回	玉鬘	267
第二十三回	早莺	283
第二十四回	蝴蝶	290
第二十五回	萤	298
第二十六回	常夏	305
第二十七回	篝火	313
第二十八回	朔风	314
第二十九回	行幸	321
第三十回	兰草	331
第三十一回	真木柱	336
第三十二回	梅枝	350
第三十三回	藤花末叶	358

(下)

第三十四回	新菜	369
第三十五回	新菜续	405
第三十六回	柏木	439
第三十七回	横笛	453
第三十八回	铃虫	460
第三十九回	夕雾	465
第四十回	法事	490
第四十一回	魔法使	498
第四十二回	云隐	508
第四十三回	匂皇子	508
第四十四回	红梅	513
第四十五回	竹河	519
第四十六回	桥姬	535
第四十七回	柯根	549
第四十八回	总角	564
第四十九回	早蕨	599

第 五 十 回	寄 生		606
第五十一回	东 亭		641
第五十二回	浮 舟		666
第五十三回	蜉 蝥		694
第五十四回	习 字		716
第五十五回	梦浮桥		742

第一回 桐 壶

却道从前某朝天皇时代，虽后宫妃嫔云集，皇上却特别宠爱一位出身低微的更衣^①。这更衣朝夕侍候皇上，那些出身高贵的妃子眼见得此等情状，料得自己原本必受宠爱的；如今看见这更衣走了红运，无比妒忌。或是与这更衣地位相等的，见得如此，自知无法争宠，更是怨恨不已，处处对她百般非难。这更衣日夜侍候皇上，别的妃子看了妒火中烧。大约是众怨积集所致吧，这更衣心绪自是郁结难解，日久也就生起病来，不时出宫，回娘家调养些时日。皇上越发舍不得她，越发怜爱她，竟不顾众人议论。此般特别的宠爱，竟连朝中大臣也极是不以为然，暗地里常私议道：“唐朝便因有了这等专宠，而终致天下大乱，真令人汗颜啊！”这消息在全国传播，民间上下闻得，也怨声四起，极为忧愤，恐将来难免生出杨贵妃那样的灾难来呢。更衣在这样的处境下，虽心恃皇上恩宠，尚且能够度日，却也是忧惧难抑，极为痛苦。

更衣的父亲官居大纳言之位，过世甚早。母亲也是名门之后，看见人家女儿父母双全，尽享荣华富贵，不免伤感，就巴望自己女儿不落人后，故每逢参加庆吊之事，总是竭尽心力，百般调度，力求体面周全。只是这母女缺乏有力的保护者，如若有个三长两短，仍是无力自保，恐也难免落得十分凄凉的境地。

或许是宿时因缘，这更衣虽在惶恐中度日，却生下一个容貌明洁、光彩不凡的皇子。皇上急着想看这婴儿，赶快叫人抱进宫中。^② 一见之下，真真是一个清秀可人的小皇子。

① 嫔妃中地位最高的是女御，其次是更衣、尚侍，这三个等级的妃嫔可以侍寝；其余依次为典侍、掌侍、命妇等女官。

② 书中记述的是日本的平安时代，当时实行的是“婿入婚”的婚姻制度，也称“入赘婚”，类似中国一些少数民族的“走婚”。婚后女方仍住在娘家，男方往来宿夜，天亮时就得离开。

而右大臣^①之女弘徽殿女御所生的大皇子，虽是人人爱戴的东宫太子，但相貌不及小皇子美艳。因此皇上对于大皇子，只是一般的珍爱，而对小皇子却溺爱无比，真真视作天上才有的宝贝儿一般。

小皇子的母亲作为更衣，出身不俗，品格高洁，不比一般下级女官，自是颇得皇上护爱。然而皇上对她过分宠爱至不讲情理，只管将她留侍在侧。每逢开宴作乐，以及其他盛会佳节，更是不离左右。有时皇上起身很迟，就把这更衣留在身边，不使归宫。照更衣身份而言，如此日夜侍候，似乎太轻率了。而自生得这小皇子以后，皇恩更是日盛一日，使得大皇子的母亲弘徽殿女御心生疑忌：如此这般，恐皇上将立这小皇子为太子了。

弘徽殿女御入宫最早，皇上对她的宠爱，自然非比寻常。况且她已经生儿育女。她心中的疑忌，自是让皇上忧思郁闷，放不下心来。

宠幸太过，毁亦即来。身受皇上深恩厚爱的更衣，被很多人排斥和打击。她身体娇弱多病，又没有强力的外戚做后援，因此皇上越是宠爱，反使她越是忧虑。她住的宫院叫桐壶，与皇上常住的清凉殿之间，必须经过许多妃嫔的宫室。更衣时时来往其间，别的妃嫔看在眼里心内厌恶，也是理所当然。有时这桐壶更衣来往得过分密了，她们有时不免恶意捉弄她，在她必经的板桥或过廊里放些污秽之物，以弄脏迎送她的宫女们的衣裙；有时她们又彼此约通，把桐壶更衣所必须经过的走廊两头锁闭，使她进退不得，窘迫难堪。诸如此类，实在让桐壶更衣吃尽了苦头。皇上看到此种情况，更加怜惜她，便将清凉殿后面后凉殿里居住的一个更衣迁居别处，以供桐壶更衣值宿时起居之用。这使得搬走的那个更衣更是怀恨在心。

小皇子三岁时，按理正是行穿裙之仪^②的年岁。穿裙仪式内藏寮和纳殿^③的物资尽行提取，仪式非常隆重，隆盛不低于大皇子当年，众人见得如此，自是非议四起。但是见到这小皇子容貌清秀，仪态万方，竟是个盖世无双的玉人儿，所有的疑忌与非议顿然消退。见多识广的人见了他都吃惊，叹道：“世间怎有此等神仙似的人物？”

① 当时日本朝廷的最高官厅是太政官，左右大臣分管，左大臣尊于右大臣，两者服从于太政大臣。左右大臣之下有大纳言、中纳言、宰相（参议）。太政官下设少纳言局、左弁官局、右弁官局。

② 在当时的日本，男子穿裙子。穿裙仪式通常在男童三岁时，也就是初次穿裙时举行；后来也有在五六岁的时候才初次穿裙并举行仪式的。女子也要举行穿裙仪式。

③ 内藏寮是管理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以及服装布匹等物品的机构，分属左弁官局分管的中务省。

这一年夏天，桐壶更衣身体欠安，想乞假回娘家休养，皇上不忍离别，执意不允。这位更衣几年来常常生病，皇上已然习惯，他说：“且稍住宫中休养将息，视情势再度定夺吧。”但在这期间，更衣的病情越发加重起来，只过得五六天，整个儿艳色玉体已衰瘦如柳，甚是令人痛心。母太君^①哭哭啼啼地向皇上乞假，皇上见得此般情形，不便强留，方允其出宫。即便如此，也得提防发生意外。因此决计让小皇子留在宫中，令更衣悄悄回去。形势所迫，皇上也不便一味挽留，只因碍于身份，未便亲送出宫，心中自是痛楚不安。更衣本来是个花容月貌的美人儿，但这时候重病缠身，花容尽损，虽有千言万语，只可恨无一丝的力气诉说。只剩得奄奄一息，气若游丝了。皇上睹此情状，已是茫然无计，一面啼哭，一面历叙前情，重提相邀相约之誓。可是更衣已经不能言语，两眼失神，四肢瘫痪，只是昏昏沉沉地躺着。可怜那皇上束手无策，只得匆匆出室，命左右备车，但心里又实是难舍，再进得室中，又不忍让她去了。他对更衣说：“我和你立下盟誓：大限到时，定要同去。你不会弃我于不顾吧？”更衣也深感皇上恩情，心中似有所动，挣扎着噎噎吟道：“大限已至悲永别，留恋残生叹命穷。若是早知必有此等结果……”说到这里已经奄奄一息，想继续说下去，只觉困疲不堪，力不从心了。皇上仍欲将其留住宫中，亲加调理。可是左右奏道：“贵妃母家、高僧诸人尽已请到，定于今晚启忏……”他们催促皇上动身。皇上奈何不得，只好允了这更衣回外家寄住休养。

桐壶更衣出宫之后，皇上自是心中悲痛，无法入眠，但觉长夜如年，前去外家探病的使者亦不见踪影，皇上不断地唉声叹气。且说那使者到达更衣外家，只听见里面哭声连天，心中已自明白了几分。只听里面哭道：“夜半过后就去世了！”使者只好快快而返，据实奏闻。皇上闻此噩耗，长痛难抑，心神恍惚，竟把自己关在房里，郁郁凝思。

小皇子已遭丧母之痛，实是可怜。皇上本欲将他留在宫中。可是丧服中的皇子留侍御前，并无这个先例，只得由他出居外家。小皇子年幼无知，眼见得诸宫女啼哭哀号，父皇哀伤欲绝，心中倒也觉着怪异。他哪里知道，平常间亲子别离，已是悲哀断肠之事，何况又要遭受生离死别两重痛苦呢！

悲伤之情虽绵绵不断，仍按照丧礼，行火葬之仪。母太君恋恋不舍，见得众人送走了女儿，哭泣哀号：“我这老身，就与她一起化为灰尘了吧！”她便挤上众侍女送葬之车，一同来到正在举行庄严仪式的爱宕的火葬

① 指桐壶更衣的母亲。

场。太君到达其地，心里自是伤痛已极！她说得还算通情达理：“眼看着遗骸，忆起平日的音容笑貌，仿佛她还活着；直到看见她变成了灰烬，才相信她是真的不在世间了啊。”然而哭得几乎从车子上掉下。侍女们簇拥搀扶，百般劝解，她们说：“早就有今日之忧了啊。”

宫中派的钦差来了。同时带来圣旨，宣读道：追封桐壶更衣为三位。^①此番自然又引来一片号啕之声。皇上回想这更衣在世之日未得女御之名，心中歉疚。他现在要让她晋升一级，所以追封。哪料得此等追封又引来诸多怨忌。然而通情达理的人，尚且以为更衣性情温淑，优柔娴雅，姿容美艳，乃可亲可敬之人，本无可怪罪。只因过去皇上对她宠爱太甚，以致受人妒恨。如今此身已化作青烟而去，恩恩怨怨自然已随青烟消去了。皇上身边的女官们回想起她人品之优越、心地之慈祥，不胜悼惜。所谓“生前虽招恨，死后人尽爱”。此古歌也正合此情了吧。

日月如梭，自桐壶更衣去后，皇上仍是思念不止。每次举行法事，皇上必派人吊唁，即使如此，仍难遣心中忧伤。他决不宣召别的妃子侍寝，唯终日独自垂泪，隐忍度日。皇上身边的人见此情景，尽皆哀叹垂泪。只有弘徽殿女御等人，至此仍忌恨那死去的更衣，说道：“做了鬼还叫人不得安宁，恩爱不比寻常哩！”皇上虽然有大皇子在宫中侍候，却也念念不忘那小皇子，不时地派遣亲信的女官及乳母等到外家，对小皇子关爱有加。

深秋的一个黄昏，朔风袭来，透彻肌骨。皇上不禁追忆起往事，又备觉神伤，便派初负命妇^②去外家探问小皇子音信。命妇登车前往。是时正逢皓月当空，皇上举步宫中，缅怀前尘：往日每逢花好月圆，宫中管弦丝竹不绝于耳。那时这更衣有时弹琴，音色清脆珠润，沁人肺腑；或吟咏诗歌，隽永悠扬，疑非凡音。只可惜其音容笑貌，现在成了幻影，时时出现在眼前又哪堪与片刻的实景相比！

初负命妇到达外家，驱车入院，只见庭院寥落，极尽荒凉。这宅子原是寡妇住所，以前为调养宝贵女儿，这宅院也曾有过修缮，维持一定的体面。自那更衣去后，母太君万念俱灰，沉迷亡女之悲，哪里还有治理宅院的心思，因此庭院萧条，花木凋零。加之寒风萧瑟，这庭院备显冷落凄凉。只有一轮秋月，却也未改。

① 在当时的日本皇宫中，更衣的爵位是四位，女御的爵位是三位。

② 是以其父或者其夫的官名称呼宫中较低级的女官或贵族家的女侍。

命妇在正殿^①南面下车。太君一见宫中来人，复又悲咽起来，哽咽不止，良久方启齿道：“妾身乃薄命之人，苟延残喘。今蒙圣上之恩，遣驾寒舍，不甚感慨。”说罢，泪流满面。命妇答道：“前日有典侍回宫，与皇上说得此处情形，惨目伤心，叫人肝肠断绝。今至此，我虽属愚顽之辈，眼见得此等情状，亦觉不胜悲戚！”她犹豫片刻，传达圣旨：“皇上说：‘当时我只道是做梦，恍惚神飞。后来逐渐安静下来，然而无法叫梦成真，痛楚难以排解，何以解忧，无人可问。请太君就此潜行宫中一趟，可行得否？我又挂念小皇子，叫他在伤心痛苦之中度日，亦甚可怜。请尽早携他来此。’皇上陈述之时，断断续续，饮泪吞声；又恐见笑他人，不敢张扬，其情其状着实难以言表。这神情叫人看了实在难受。未及他将话说完，我便早早退出了。”说罢，即将皇上手书呈给太君。太君说：“老身终日以泪洗面，以致双眼昏花，今蒙宠赐宸函，顿觉眼前增辉。”便展书拜读：“迩来但望日月推移，渐减悲伤，孰料历久弥深，悲伤越增。竟无排遣之力！幼儿近来如何？时在念中。独劳太君教养，深以为憾。请领其入宫，也不愧对逝人的遗念。”此外还写着种种详情。函末并附诗一首：

秋凉凄伤泪，
荒草更孤零。
遥怜荒渚上，
小草独凄零。

未及尽阅，太君已是泣不成声。良久答道：“妾身薄命之人，命该受苦。平日得见苍松，已觉羞愧难容；何况九重宫阙，岂敢仰望？皇恩深隆，百般抚慰，老身真不知何以言表。但妾自身不便冒昧入宫。但自有所感：小皇子年岁尚幼，不知缘何如此颖悟，近来常常思及父皇，盼能进宫。此等至深之情，令人嘉悯。此事亦望代为启奏。若此寥落之地，老身倒也受得，只可惜委屈了小皇子……”

此时小皇子已睡。命妇禀道：“此番本应拜望小皇子，将详情复奏。无奈皇上专候音信，故不便于此久留。”急欲告辞。太君道：“痛失爱女，忧思愁闷，欲与知己之人叙谈心曲，借以释怀。公余之暇，务请常常惠临，不胜感激。忆昔日之晤，皆良辰美景欢娱之时。此次为传递万岁爷此可悲之书简而相见，实是可恨。皆因老身命薄，不幸遭此巨变。亡女初诞生时，愚夫妇即寄予厚望，祈望能光耀门庭。亡夫离开人世之时，犹反复叮嘱道：

① 当时贵族府邸的正屋。

‘送女入宫，以遂我愿。休得因我之亡故作罢。’我也想到：家无显贵之支柱，吾女入宫必受种种委屈。只因不忍违反遗嘱，故而令其入宫。岂料承蒙主上宠爱有加，虽得万般垂爱，亦难免众妃种种无理之辱。亡女虽巧于应付各种压力妒忌。不料朋辈妒恨之心，日积月累，日盛一日，亡女苦头自是吃得不少。忧能伤人，终于惨遭夭死。皇上的千般恩爱，反倒招致如此幽怨。唉，这也只是我这伤心寡母的胡言乱语而已。”太君心中酸楚难堪，话语未竟已是歔歔不止了。

命妇答道：“太君所言皆然。皇上也有所识。他说：‘我确是真心爱她，但也后悔如此过分，以致好事难续？这就注定恩爱不能久长了。如此看来，我们之间，是应了一段不好的缘分！我自信一向未曾做过招人怨恨之事，怎料为了这更衣，却引来此等怨恨。结果又只落得形单影只，自慰乏术，人怨交加，变成了愚夫笨伯。这恐怕也是前世孽缘所定吧！’他反复申述，始终泪眼不干。”命妇唠叨不尽。

最后，命妇又含泪禀告道：“时已至此，不得不立即起身回宫奏告皇上。”便准备动身。其时月沉西天，寒风拂面，天籁冷静，使人备觉凄凉；虫鸣四起，催人堕泪。命妇徘徊不忍归去，吟诗道：

纵然伴着秋虫泣，

长宵虽去泪难尽。

吟毕，还是无意登车。太君命侍女相传道：“哭声多似秋虫鸣，宫人同悲泣难禁。此怨恨之词，亦请代为奏闻。”

自思犒赏使君之物，须得朴实无华。太君便将更衣遗留之一套衣衫、梳具数物，赠与命妇，以资留念。这些东西仿佛是专为此用而遗留着的。

随伴小皇子的众年轻侍女，人人亦悲从中来。她们看惯了世间繁华，从宫中来此荒寂之地，叹其衰落凄伤。她们设想皇上悲痛之状，甚是同情，纷纷劝说太君，请早日送小皇子入宫。太君以为自己不洁之身若与小皇子入宫，外间定多非议。而若不欲让皇上见此小皇子，自己又难以心舍，哪怕暂时的离别也是不可。因而暂时也无法决策小皇子之去留。

命妇回宫，见皇上尚未安歇，怜悯之心顿起。清凉殿前，秋花秋草此时正值繁茂。皇上带着四五个性情温雅的女官，正自观花赏草，或闲谈浅吟，静静消遣。近来皇上手不释卷的是《长恨歌》画册。这是宇多天皇命画家绘制的，其中歌人伊势和贯之和歌及汉诗，是皇上平日最常谈论的话题。此时看见命妇回宫，便询问所见更衣外家情形。命妇即将所见悲惨景象奏闻。并呈上太君诗书。皇上急切阅读，见书中言道：“辱承锦注，诚

惶诚恐，几无置身之地。拜览手谕，悲幸同织，不能自持矣。嘉荫凋残风力猛，弱草无奈不禁悲。”

或是悲愤迷乱之故，诗中胡妄之言甚多，皇上明知此理，并不见罪。皇上不欲令人看到伤心之色，力图抑住伤感之情，然而终于隐忍不了。但一回思更衣初幸之时的种种风情，片刻离别也无法忍受。如今形单影只，孤苦伶仃，觉得自己也未免可怜。他说：“太君不欲违背故大纳言遗嘱，始遣女入宫。我理应加以优遇，答谢这番美意，不想迟迟未果。只可惜如今人失琴暗，徒放空言而已！”接着又说：“幸而更衣已经生下小皇子，等他生长成人，老太君定有享福之日。唯愿太君安康高年才是。”命妇将太君所赐礼物呈与皇上。皇上览之，想道：“此若临邛道士从她居处取得的钿合金钗，那有多好……”^①但空想也是枉然。便吟诗道：

愿君化作鸿都客，
香魂应循居处来。

皇上看了《长恨歌》画册，觉得其中贵妃之容色，虽然出于名画家之手，但笔力有限，略欠生趣。诗中说贵妃的面庞和眉毛似“太液芙蓉未央柳”，虽然写出了贵妃的美丽秀雅，但与更衣的温柔妩媚之姿相较，便觉得任何颜色与声音都比不上了。先前朝夕厮守，共吟“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之句，互订盟誓，可如今眼见得化作水月梦花，不复存在了。天命如此，抱恨无穷！此时风萧虫啾，皇上心乱如麻，悲不自禁。而弘徽殿女御久不参谒帝居，偏偏此时此刻玩赏月色，在这烦扰之夜弄起丝竹管弦来。皇上听了，只觉得刺耳难闻。陪伴的殿上人和诸女官，深察皇上心思，听这奏乐之声，尽皆生厌。这弘徽殿女御原是个非常顽强冷酷之人，从不知体贴怜爱皇上，才不会顾及皇上之情呢。月色西沉了。皇上即景口占一诗云：

宫里望秋月，
泪眼昏矍矍，
遥怜荒邸里，
月色何时亮！

心中挂记更衣外家，全无睡意，索性面对残灯独坐，凝夜盼明。听见巡夜的右近卫官唱名，知道已是丑时了。恐独坐太久，惹众人议论，才始

^① 马嵬坡之后，唐明皇非常思念自缢而死的杨贵妃。临邛道士自称可以去海上仙山找到了仙的杨贵妃。

入内稍息，却仍辗转难眠，难以入眠。翌日晨起，回想从前“珠帘锦帐不觉晓”之情景，不胜悲戚，朝政也懒得处理。甚至饮食不进：早餐勉强握箸应名，正餐却是早已废止的了。凡侍候御膳的人，对这光景无不忧愁叹息。近身男女侍臣，人人焦急。他们私下议论：“真是无法可想了！莫不是皇上和已故更衣前世结有因缘。更衣在世之时，万人讥诮并且侮辱怨恨，皇上全然不顾众人的言论，凡有关这更衣之事，一味徇情；如今更衣已死，又是日日追忆忧愁，不理朝政。真是不可思议呀！”唐玄宗专宠杨贵妃，不外如此。又引国外宫廷如唐玄宗等例，小声评议叹惋。

过了若干时日，小皇子终于得以回宫了。这孩子的容貌姿态越发秀美，大不同于尘世俗人，因此得到父皇十分钟爱。来年春，该是立太子的时候了。皇上本极欲册立小皇子。然而这小皇子没有高贵的外戚做后援，且立幼废长，又为世人所不容。因此皇上终于打消了这念头，仍立了大皇子为太子。这样世间人又有评说：“如此钟爱的小皇子，终未将喜爱之人册立为太子，皇上处理政事是有分寸的啊！”大皇子之母弘徽殿女御也放下了心。

小皇子的外祖母自从女儿死后，悲患抑郁，不能排遣。她向佛祈愿，希望早日追随女儿而去。不久，果蒙佛助，归西天去了。皇上为此无限悲伤。时小皇子已满六岁，稍通人情世事，外祖母之死使他哭泣尽哀。祖孙相依多年，亲情甚厚，临终之际，念及小外孙，不胜悲戚。此后小皇子便常住在宫中了。

小皇子开始读书时。年方七岁，聪明颖悟，绝世无双。皇上见他过分机敏，反倒担心了。他说：“现在谁也不会怨恨他了吧。对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仅此一点，大家也该善待他才是。”皇上驾临弘徽殿的时候，常常带他同去。小孩子姿容秀丽可人，面恶或有仇怨之人，见之也会面带喜气。因此弘徽殿女御也不嫌弃他了。这弘徽殿女御除了大皇子以外，又生育得两位皇女，但相貌都比不上小皇子。别的女御和更衣见了小皇子，对小皇子皆不避讳。所有的人都想：如此年幼即风雅韵致，仪态娇媚，确是十分可亲可爱，真是个非常可亲，而又必须谨慎对待才是。种种学问，自不必说，就是琴和笛，也能娴熟演奏，声音清脆，出入云霄。这小皇子的多才多艺，叫人难以置信。

这时候朝鲜派使臣包括一个高明的相士来朝觐，皇上闻此消息，以为小皇子相面。但宇多天皇时已有禁例：外国人不得入宫。他只得悄悄地派

小皇子亲自到招待外宾的鸿胪馆^①去访问这相士。皇上只将小皇子扮作朝臣右大弁^②的儿子，一同前往。相士看了小皇子的相貌，惊诧不已，又屡屡侧头细观。后来说道：“此公子有君王之相，当登临尊位。然而果若如此，深恐国家发生变乱，遭受战乱。或为辅佐之臣，则又与其貌相去也。”这右大弁原是个富有才艺的博士，当下与这术士高论起来，语多投契。两人吟诗作文，互相赠答。这术士即日便要辞别归国，临别之前欣逢此不凡之人，不想离别在即，却又生出几分悲伤。他作了许多咏他此种心情的优美的诗文，赠与小皇子。小皇子也以优美的诗文回赠。术士览读小皇子之诗，赞不绝口，又以诸多贵重之物相赠。朝廷也重赏这相士。此事虽然并未声张，后来仍传遍世间。这就使太子的外祖父右大臣顿生疑忌，恐皇上萌生改立太子之意，一时疑虑又起。

皇上看到这小皇子的相貌，心中早已打定主意，故总不将小皇子封为亲王。他本对日本相术深为信任，如今这朝鲜术士之见与自己相合，觉得术士高明之至，便下决心：“我一定不让他做个没有显贵外戚支柱的无品亲王^③，免得他坎坷终身。我在位只得几年，倒不如让他做个臣子，将来辅佐朝廷。”遂致其研习辅佐之道。小皇子研究学问之后，才华更加焕发。让这样的人屈居臣下之位，似又不忍。居亲王之位，必遭世人疑忌，反而不利。再请教精通命理的人，见解也完全相同。皇上遂将小皇子降为臣籍，赐姓源氏。

岁月如流，皇上对桐壶更衣的思念丝毫未止。有时为消愁解闷儿，也召见一些闻名的美人。然而都不中意，况这些人又怎与桐壶相比呢？因此更感到桐壶的好处，以为世间罕有。他就从此疏远女人，一概无心过问了。忽一日，侍候皇侧的典侍，提起先帝的第四皇女来，容貌姣好，声望高贵，其母后也对她宠爱异常，无人能比。这典侍曾经侍候先帝，与其母后颇为亲近，来往宫邸之间，眼见这四公主长大成人；现在也常有机会一睹芳容。典侍向皇上奏道：“妾身入宫侍奉，已历三代，未尝见与桐壶娘娘相貌相似之人。但是此四公主成长以来，酷肖桐壶娘娘，生得天姿国色。”皇上闻言，想道：“世间果真有如此巧合之事？”心为之动，便置备厚礼，召先帝

① 是古代的日本接待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外交使节的迎宾馆，也是日本当时的对外贸易窗口。

② 三等官员，是太政官下的右弁官局的管理者，分管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四省。

③ 日本亲王有四个品级，幼年获封的亲王，只能在四品之外。称为“无品亲王”。没有权势，地位较低。

的四公主入宫。

却说那四公主的母后闻召，异常着急，想道：“哎呀，这可坏了！弘徽殿女御乃阴毒之人，桐壶更衣分明是被她折磨死的。前车真可鉴，叫人心惊！”她左右寻思，终难决断，未将四公主送入宫中。不料这期间，母后患病身死，落得四公主孤身一人。皇上诚恳地遣人慰问，对她家人说：“请让四公主入宫，我当与皇女同视之。”四公主的侍女们、保护人和其兄兵部卿亲王都想道：“让她入宫或许可得稍许宽慰，也可免其在家中的孤苦之困。”便送四公主入宫。居于藤壶院，人称藤壶女御。

皇上召见藤壶女御，但觉其姿容秀丽之极，确与已故桐壶更衣酷似。而且出身高贵，为世人所敬仰，众妃嫔亦无话可说。因此藤壶女御入宫之后，事事称心。已故桐壶更衣出身低微，深得皇上的钟爱，至今尚不曾减少。现在皇上对她的恋慕虽然并不消减，但皇上的情感仍不知不觉地移注到这藤壶女御身上，觉得心情十分欢慰。这也是人世常态，真令人慨叹啊！

源氏公子与父皇朝夕相处，故皇上左右众妃平日对他并不避忌。妃嫔们个个自认为美貌不让她人，却因年岁稍长，自是老成规顺；藤壶女御居于其中最为年轻美貌，见了源氏公子往往含羞躲避。源氏公子终日出入宫中，对其容色自然窥探得一些。母亲桐壶更衣去世时，公子年方三岁，至今不曾记得母亲的面容印象。然而听那典侍说，这位藤壶女御相貌酷似母亲，这年轻的公子便心仪不已，因此常常亲近她。皇上对这两人无限恩宠，常常对藤壶女御说：“这孩子与你亲近，只因其母相貌与你酷似。他亲近你，你不要介意，多多地怜爱他吧。他母亲的音容笑貌，和你非常相像，他自然与你相似。你们两人以母子相称，也甚妥当。”源氏公子听了这话，心中自然得意，每逢春花秋月、良辰美景，常恋慕这位女御，与她倍加亲近。弘徽殿女御和藤壶女御也合不来，因此恨屋及乌，也勾起她对源氏公子的夙怨，对他也很是不能容纳了。

皇上常谓藤壶女御名重天下，以为是举世罕有的美人。但源氏公子的相貌，比她更加娇艳可爱，胜过藤壶，因此被称为“光华公子”（光君）。藤壶女御和源氏公子受皇上同时宠爱，时称“昭阳妃子”。

源氏公子到得十二岁时，举行冠礼，着成人之装。为了这仪式，皇上亲自安排操办，事必躬亲。在例行制度之外，另增其他新颖项目，规模十分盛大。皇上之意，务使其隆重，胜于昔日紫宸殿举行的皇太子的冠礼。

各处的飧宴，向来由内藏寮及谷仓院^①当做公事办理。但皇上深恐他们办得不周到，因此颁布特旨，要求尽善尽美。仪式设在皇上最喜爱的清凉殿东厢，东面是皇上宝座，其前列冠者及加冠大臣之位。

源氏公子于申时上殿。他梳成总角的头发，分披两边，两髻结于耳边，娇艳动人。现在要他改装，真令人不忍！剪发之事，由大藏卿^②执行。将此青丝美发剪短，实在不忍下手。此情此景，又勾起了皇上对桐壶更衣的怀念。他想：“如果更衣见此光景，不知作何想法。”一腔热泪，几乎忍不住夺眶而出。

源氏公子加冠之后，赴休息室，换了成人装束，走上殿来拜见父皇。观者睹此情景，无不泪盈于眶。皇上更是百感交集，昔日已近淡忘之悲哀，又隐隐发作起来。此次加冠，他很担心，生怕源氏公子天真烂漫之风姿由于改装而减色，岂知却越发俊美可爱了。

左大臣^③执行加冠。这左大臣的夫人是皇女，膝下只得一位独生女，称为葵姬。皇太子有意聘娶。左大臣借故拖延，却奏闻皇上，欲将此女嫁与源氏公子。皇上想道：“此子本来没有高贵之人作为后援，既然加冠之后，左大臣有此美意，不妨遂其心愿，准予葵姬侍寝。”^④

加冠礼毕，众人退出，赴侍所，此时侍所之内，大张酒筵。左大臣在席上含蓄提及葵姬之事。公子年事尚幼，害羞无言。之后内侍称皇上召见，左大臣忙入内去。左大臣入内见驾，御前诸命妇便赐予左大臣加冠犒赏品，当时宫中的惯例是，在皇子加冠之夜由已经确定为皇妃的公卿之女侍寝，行婚礼。赐左大臣的是白大褂一件、衣衫一套，又赐酒一杯。皆为宫中惯例，由身边的诸命妇奉上，其时皇上吟道：

承君亲手束童发，

安知能否结合欢？

诗中暗示结亲之意，左大臣自然知晓，心中很是喜悦，随即和诗道：

朱丝已绾同心结，

唯愿紫红永不衰。

吟罢走下台阶，在庭中叩拜谢恩。皇上又命赏赐左大臣左马寮^⑤御马

① 负责保管京畿诸国贡品、无主官田和没收的官田等事务的官库。

② 太政官下的八省之一。

③ 在朝廷中的地位仅次于最高官员太政大臣。

④ 皇上因此叫左大臣早作准备，左大臣愿早成此事，也就欣然应允。

⑤ 宫中掌管饲养马匹的部门，分为左右寮